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121.321
0046

唐 敬 臬 選 註

五 子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列

編輯主幹

王 岫 廬
朱 經 農

子

選註者 唐敬杲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Student's Chinese Classics Series
SELECTIONS FROM LIEH TZE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TANG CHING KAO

Edited by

Y. W. WONG AND KING CHU, M. A.

1st ed., Sept., 1926

Price: \$0.4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初版

（學生國學叢書）列子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唐敬

本叢書編輯主幹 王岫 朱經農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州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列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北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一、諸書均有注釋。古籍異釋紛如，則采其較長者。注釋刊載每頁之末，按檢至便。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一、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一、編者識力有限，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叙

一 列子之人物

列子書，學者多疑其出後人僞作，更有並列子本身而疑之者，如高似孫緯略謂：『列子爲鴻濛、雲將之流，並無其人。』其所持理由，謂列子之事實獨見於莊子，史記莊子傳謂：『畏累子、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太史公不傳列子；莊子天下篇批評諸派學說，兼及老聃、關尹，而列子獨不在其列。然列子事實見於莊子者，有列禦寇、至樂、達生、讓王諸篇，如竟視爲寓言中虛擬之人物，則其稱道之頻數，不特在莊子全書中未見其例。且內篇逍遙遊論宋榮子，遂及於列子。宋榮子卽天下篇之宋鉞，亦屢見於荀子、韓非子，其爲實在人物可知；莊子既將列子與宋榮子相提並論，則所謂列子者，其非空言無事實之類，亦可知也。又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

料子貴別，固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
呂氏春秋亦有類此之論，道及列子，則列子之爲實在人物，庸可疑耶？

漢書藝文志道家載『列子八篇』，
班固本注『名固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班固之記，蓋本於劉向書錄。向之言曰：『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
繆公當係繻公之誤，說符篇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子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據史記鄭世家及六國年表，鄭殺其相駟子陽，在鄭繻公二十五年，即周安王之四年，即在孟子見梁惠王之前六十一年，莊子與孟子同時，可見列子之先於莊子也。

二 列子書之由來

列子書，劉向所校定者，凡八篇。向之言曰：

……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朱子篇，惟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數在民間，未有傳者。

據向之言，則列子在景帝後，曾經一度散失；而劉氏父子，復好改纂古籍；則向之所錄，是否即為景帝時所通行者，已為疑問。而景帝時至春秋、戰國，年代隔遠，幾經喪亂，則景帝時所通行者，我人豈能復望其保持原書之面目而無失。又據張湛列子序：

及長，遭永嘉之亂……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

則湛之書，非復劉向輯錄之舊，亦可知也。按高似孫謂列子之文章事實，同於莊

子者有十七章之多。又周穆王篇大半摭取穆天子傳；其餘亦采自靈樞。天瑞篇氣形質三者由太易分化之一段，同於易緯乾鑿度；而力命篇管仲一段，則竟全錄史記管晏列傳。如此，則列子一書，其出後人之薈萃，可無疑義。惟其書是否全出魏、晉人之託名偽作，學者間雖肆然同辭；然究不能視爲確實之定論。蓋我國古籍，大半有後人綴雜之迹，固不獨列子爲然，部分之疑僞終不能爲否定全部之證據。且劉向校錄，固明謂疑非一家之書耶？依我人之觀察：列子在當時必有相當之學說，爲世所傳誦，稱道；列子書中，至少有若干部分，爲記述列子思想之零編墜簡，經兩漢以至魏、晉，次第爲人附會，增益，積漸以成現存之列子八篇。古籍中有此種長期演化之迹者，固數見不鮮也。

列子書，唐天寶元年，尊稱爲『冲虛真經』，宋景德年中更加『至德』二字，故又稱『冲虛至德真經』，列於道藏。注釋書今傳者，有晉張湛注八卷，唐殷敬順（或云宋人）釋文，盧重元解，林希逸口義八卷，宋徽宗義解六卷，江適解二十

卷，及高守元之錄四解二十卷。清儒之治列子者，有盧文弨之拾補一卷，俞樾平議一卷，孫詒讓札迻數條，又有日儒諸葛澠之列子考一冊。

三 學說概要

列子書既爲後人薈萃成書，自不能有一貫之理論；凡茲所述，不過爲其大體之傾向而已。

(一) 懷疑主義 列子書與莊子同，最富於懷疑之色彩。其根本觀念，不認我人知識足以知事實之真相，如天瑞篇杞人憂天一節有曰：

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

此正如莊子齊物論中所云：『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之論調。我人知識既

不能知事物之真，是非善惡遂無一定之標準。周穆王篇有一節最能表示此種思想，其言曰：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嚮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焉者……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術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

是非善惡既無一定，風俗、道德，亦惟多數人行之，習焉而不以爲怪。湯問篇有曰：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越之東，有趣木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

曰：『鬼妻不可與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卽謂一切風俗、道德，並非有一定不易之真理。一定不易之真理，有否且未可必；卽有之，亦非吾人知識之所能及。世界上事事物物，儘有我所不可思議者，吾人正不必拘於成見，有所執着。此卽爲列子懷疑主義之結論。

（二）輪化論 列子書中之宇宙觀，爲一種輪化論，以爲宇宙萬物，生滅變化，循環往復而無時或已。天瑞篇曰：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

卽謂宇宙萬物，依大自然之陶運而常生常化。天瑞篇又曰：

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又曰：

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復變而爲一。

卽與莊子寓言篇中所云『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同意。』

宇宙萬物既依因果律之相推而『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自不認有主宰者存乎其間。說符篇曰：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智力大小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爲人生之？且蚊蚋嚼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哉？』

此正與達爾文『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說不謀而合。惟列子書並不取進化論之思想而主張輪化，此其所異耳。

(二) 定命觀 列子書既主張輪化，以爲宇宙萬物，各有定分，秩然流轉而

不能過。天瑞篇曰：

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也。

此言天地萬物受必然的支配，一定而不可易。由此基本觀念，以樹立其運命說。其力命一篇，設爲力與命之問答，謂人之窮通、壽夭、貴賤、貧富，一出於命，非人力之所能爲；『愛惡相攻，情僞萬端，』以競時而干命者，皆惑之甚者也。

（四）修養論 至全書之根本旨趣，則在於修養法之倡道。其言輪化，言定命，言『羣有至虛，萬品終滅，』無非欲使人去我之執見，無心而合於自然之道。仲尼篇述列子修養之道曰：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眇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

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

如此，進退、屈伸、動靜、語默，一任自然而無所容心，即爲列子書中所言修養之要諦。說符篇所云：『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最足以表達此種思想。其言商丘開由高臺飛下而身不壞，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而其身不溺，雖事不足信，要爲欲使其身塊然如物而無所執着。

其他楊朱一篇，專言樂生、縱欲，則又與上述思想不同；辭繁，不具述。

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唐敬杲

凡例

一、本書以上海涵芬樓景印罍里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北宋刊本爲底本。
(此書卷末有黃丕烈跋二，葉昌熾跋一，蓋爲列子最古之善本。)

一、本書除采錄之五篇外，未經采錄者，爲黃帝、周穆王、力命三篇。黃帝、周穆王，最多綴拾他書之迹；力命一篇，則辭旨卑倍，不足爲訓。

一、本書凡遇衍文、譌字，用□標出；增字、改字，則排五號字右旁；並註明根據何書或何家所說。

一、本書以每事起訖爲一大段落，另起空一行；其間依文義更分小段落，則惟另起而不空行。

一、本書附註，僅求文義明了，力事簡單；前人主觀繁重之解說，概從屏棄。

目次

天瑞	一——一七
仲尼	一八——三四
湯問	三五——五八
楊朱	五九——七六
說符	七七——一〇一

天瑞

子^①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无^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③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④弟子晁一知生往，无反期；弟子敢有所謁，^⑤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⑥之言乎？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⑦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⑧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時不生，无時不化。陰陽爾！四時

①子[△]弟子尊其師之稱。

②无[△]同「無」。

③眎[△]古「視」字。

④不[△]足，年饑也。嫁[△]往也。

⑤謁[△]請也。

⑥

⑦壺丘子林^{△△△}列子之師。

⑧生[△]者、化[△]者，謂有形之萬物，生生不已，變化不居者也。不生、不化者，即下文之

所謂「太易」無形而爲萬物之宗者。

⑨言不生、不化者，爲生者、化者所以生化之主宰也。

爾！^①不生者疑獨，^②不化者往復。往復，^③其際不可終；^④疑獨，其道不可窮。」

『黃帝書^⑤曰：「谷神不死，^⑥是謂玄牝。^⑦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⑧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⑨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⑩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无形，則天地安從

①謂有形之物，皆隨陰陽、四時之陶運而常生常化也。 ②疑，讀爲「疑」，謂氣、形、質三者渾然而不可

分也。獨，冥一而無始終也。 ③往復，依虛說諸葛說增。 ④謂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如環之無端也。

⑤漢書藝文志有黃帝書四篇。今見老子第五章。 ⑥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生，故曰「不死」。

⑦玄，謂妙而無體。牝，謂應用無方。 ⑧出生入死，無不因之，故曰「門」。爲有形之本，故曰「根」。視之不見，用之無窮，故曰「若存」。成物而不勞，故曰「不勤」。 ⑨謂不生、不化，然後能爲生、化之本也。 ⑩謂

與「爲」古通。謂生化、形色、智力、消息，皆其自然，並無尸而爲之者。

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易無形。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①无古「無」字。天地有形者也；有形生於無形，故太易，天地之所從生也。②初與「無」對，有「有」義。③循猶「持」也。④呼，淮南子作「埒」，謂兆朕也。又易乾鑿度作「畔」。⑤易窈冥惚恍不可變；此謂變者，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⑥七九在周易爲少陽、老陽之數，故一變爲七，七變爲九，不必數三五之數也。又此以動言，故僅舉陽數。⑦變，依俞說刪。究窮也。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至九，九數既窮，乃復返一，歸於形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而無窮極也。⑧沖亦訓「和」。沖和氣猶云「太和元氣」。沖和氣者爲人，言人乘沖和之氣而生也。按此節，蓋出易緯乾鑿度。

子列子曰：天地无全功，聖人无全能，萬物无全用。①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②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③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④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聲者，有聲者；有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者。⑤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

①全猶「備」也。

②職，主也。物職所宜，言物各有其性之所宜也。

③不出所位，言皆有素分，不可逆

也。④周易說卦：「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⑤生生形形

聲聲色色味味上一字皆作動詞解，下同。

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无爲之職也。①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員、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②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③攬④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⑤此過養乎？此過歡乎？⑥

種有幾？若蠅爲鶉，得水爲鼈。⑦得水土之際，則爲蠅蠓之衣；生於陵屯，⑧則

①无，「無」古字；此處作名詞解，謂凡上變化皆以无爲之宗主也。②此節形容无之作用。③髑髏，音獨婁，死人首也。④攬，音蹇，拔也。⑤謂自其變者言，髑髏與我固生死不同；自其不變者言，則所謂生者未嘗生，所謂死者未嘗死也。⑥過，讀爲「果」——莊子至樂篇作「若果養乎？子果歡乎？」⑦蠅，古文「蛙」字，蠅同「繼」，謂萬物得水潤之氣，相繼而生，若蛙之化爲鶉也。⑧屯，阜也。

爲陵鳥。陵鳥得鬱栖，則爲鳥足。①鳥足之根爲蟻螯，其葉爲蝴蝶。②蝴蝶胥也。③化而爲蟲，生窠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鵠掇』。鵠掇干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徐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④斯彌爲食醯。⑤『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輓食醯』。⑥黃輓生乎九猷。⑦九猷生乎菑。⑧菑生乎腐蠶。⑨羊肝化爲地皋。⑩馬血之爲轉鄰。⑪也。人血之爲野火也。⑫鷓之爲鷓。鷓之爲布穀。⑬布穀久復爲鷓也。鷓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⑭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羴。⑮

①鬱，栖，糞壤也。鳥足，草名。②根猶『本』也。葉猶『末』也。言鳥足爲蟻螯之本，其末散化爲蝴蝶也。

③胥，蝶之別名。④沫，口中汁也。斯彌，蟲名。⑤食醯，酒上蟻螯也。八字，依俞說刪。⑥輓，音况。頤輅，

黃輓，皆蟲名。⑦九，當讀爲『久』。久，老也。猷，蟲名。⑧菑，音芮。『菑』之音借字。⑨蠶，音權，又音款，瓜

中黃甲蟲也。以上十六種，動物植物轉輾相生。⑩皋，與『羔』古通。地羔，羴羊也。——家語辨物篇

『土之怪，羴羊也。』⑪鄰，說文作『鄰』，又作『隣』，鬼火也。⑫以上六種，血肉變化。⑬布穀，鷓，

也。⑭以上七種，禽獸介蟲，各各轉變。⑮羴，音俞，牝羊也。

之爲媛也。魚卵之爲蟲。

竄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鵠。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

以上八種，動植各變。山海經「竄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爲牝牡相

生也。」音蟬。鵠，五歷反（兀古），鶴鵠也。大腰，龜鼈之類，釋古「稚」字，小也。搜神記：「土蜂

純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之子育之，以成己子。」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

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

有人理感己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爲堯佐，卽周祖也。」傳記云：「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

有神告之曰：「水出而東走，无顧……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故命之

曰伊尹……長而賢，爲殷湯相。」以上情識所感，不交而生。厥昭，蜻蛉蟲也。醯雞，卽食醯，蟻

蟻也。以上二種，屬於溼生。羊奚，草名，根似蕪青，青寧，竹根蟲，謂羊奚與不生筍之久竹比合，

而生青寧也。程，豹也。

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①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
久。②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
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
〔盡〕盡。③其終，惑於數也。

精神者天之〔分〕有；骨骸者地之〔分〕有。④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
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⑤『鬼』歸也，歸其真宅。⑥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

①進，當讀爲『盡』下同。②進，亦作『盡』。久，讀爲『有』。③盡，依俞說，據他本改『畫』。畫，止也；謂止之

使不終也。④分，依殷說、孫說，改『有』。⑤謂精神、骨骸二者，合而成人；二者離而各歸其本，則爲死

人死，則謂之『鬼』也。⑥真宅，猶言本來。

骸反其根，我尙何存？』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①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禮將休焉，物莫先焉；②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③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孔子遊於大山，見榮啓期，行乎郕④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

①老子『含德之厚，比於赤子。』②謂已无競心，則物不與爭也。③間，差別也。謂比於少壯，則已不同矣。④郕，魯邑名，今山東寧陽縣境。

不免襁褓者，^①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

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林類^②年且百歲，底^③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④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

^①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謂生而即夭折也。

^②高士傳「林類，魏人也。」

^③底，猶「當」也。

^④叩，問

也。^⑤不競時，謂不與世人爭名利也。

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安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①

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无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絜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②則知所息矣。』^③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

①出於機而生，入於機而死，故云『往』、『反』。②安，依俞說增矣，猶『乎』也。③此節，即張湛序所謂與佛經相參者。④壙，墓穴也。絜，音阜。鬲，音歷，又音隔。以上皆形容壙之隆起。⑤謂惟死爲休息也。

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重形生，○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无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

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而後

○德猶得也。微猶界限也。

○鍾賢世依張注，改「重形生」。

○謂此二者雖不同，而皆不免於溺喪

也。○謂虛既虛矣，更何貴賤之足云。此失其名義矣。子列子曰四字，依諸葛說刪。○有所取與，便

非虛靜，故曰「失其所」也。

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生。⊘隨死，往來相接，閒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閒不可覺，俟至後知。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

⊖彌音義皆同『毀』。此謂當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凋殘，方欲鼓舞仁義以反性命之真者，未之得也。⊗粥音育。粥熊，周文王師，封於楚，著書二十二篇。⊘亡，『無』本字。疇，猶『孰』也。⊙世，依張注，改『生』下同。⊙進，亦讀爲『盡』。⊙謂皆隨時密移潛化，非耳目所能瞻察也。

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跼蹐，○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

○若猶『汝』也；下同。 ○中讀去聲。 ○躇音除，蹐音此。皆踐蹈貌。 ○舍猶『釋』也。 ○長廬子楚

人，漢書謂其『著書九篇，屬道家流。』 ○會適也。

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

○彼一謂不壞者；此一謂壞者。謂若其不壞者，則與人偕全；若其壞者，則與人偕亡。何爲欣戚於其間哉？
○委猶積也。○強莊子作「彊」強陽猶言運動也。

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喻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

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

⊖壤『穰』之借字，富也。 ⊗施音肆，延也。施及州閭，謂以漸有其田里也。 ⊘探，取也。 ⊙居，積也。謂

并其固有之財而籍沒之。 ⊕罔，欺也。

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①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②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③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④有公私者，亦盜也；^⑤亡公私者，亦盜也。^⑥公公、私私、天地之德；^⑦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⑧

①載亦成也。

②謂卽我身亦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何況身外之物，庸得謂之非盜乎？

③仞

古「認」字。

④國氏盜於天，故曰「公道」；向氏盜於人，故曰「私心」。

⑤謂雖有公私之別，而其爲盜

則一。

⑥謂一身終不能不有，欲不爲盜，不可得也。

⑦謂公其公、私其私，而無所容心者，其德與天

地同也。

⑧謂知天地之德，萬事純任自然，則公私之名旣廢，更何復有盜不盜之辨乎。

仲尼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①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②吾始

①愀然猶言「惔然」沈默之態。有閒，少頃也。

②任窮達，謂窮達聽之於命也。

③當年猶言「當世」。

謂一國與當世，且未可必行我道，遑論天下與來世。

知詩書、禮樂，无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无樂无知，是真樂，真知。故无所不樂，无所不知，无所不憂，无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

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

○樂而知謂有意求樂，天知命者事出有意，便已異於古人。 ○廢心而用形謂無心而自然動用也。

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

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无。其有介然之「有」形，○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

○亢倉，莊子作「庚桑」，名楚。

○介，音戛，介然，突如其來也。有依孫說，改「形」。

○唯，音委，映然過耳。

也。○商，宋國也。——宋都商邱，故又稱商。太宰，官名。

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

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自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

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

[⊖]不依[△]愈說改[△]自[△]亂治也；謂不治而自治也。[⊖]莊[△]矜莊也。

不能「反」亦。○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瞽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百數而不及。④雖然，子列子亦微⑤焉。朝朝相與辯，无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日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⑥不疑。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⑦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⑧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⑨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

○反依俞說，「改刃」刃與「忍」通。○同謂與人和同也。○貳，疑也。○從之處者，謂從遊請業之

人。日依諸葛說改「百」不及猶云「不止」。⑤微猶「昧」，謂不知其數也。⑥敵，讎也。⑦充猶「全」

也。⑧閱，觀之也。⑨欺爲「供」之借字，供古像人以逐疫者若欺魄，謂若供之有形無氣也。

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存雄者。①

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无言，進②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爲言，亦言；无知爲知，亦知。无言與不言，无知〔亦〕與③不知，亦言亦知。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④心之所念，更无是非，從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⑤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

①衍衍猶言『侃侃』，剛直貌。在依俞說，據釋文改『存』。②進讀爲『盡』。③亦依諸本改『與』，與猶爲『也』。④從讀爲『縱』，下同。⑤橫讀去聲，猶『縱』也。

進^①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无所隱矣。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无故。』^②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③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④而^⑤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恆見其變。』^⑥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⑦自以爲不知游。

①進亦讀爲『盡』。 ②隨遇皆有新機，故曰『无故』。 ③言彼之游，知之者鮮也。 ④固猶『原』也；謂原無以異於人，蓋折之之詞。 ⑤而猶『乃』也。 ⑥謂人所見，亦何嘗不見其變。 ⑦謂終身不出於

務外之游。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
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
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庶〕疾，爵貴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

① 眡，古文「視」字。 ② 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故能遇物而觀。 ③ 文摯，六國時人，嘗醫齊威王；或

曰春秋時宋國良醫，曾治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 ④ 微，猶「妙」也。 ⑤ 庶，依諸本改「疾」。

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①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无所由而常生者，道也。②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③由生而亡，④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⑤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⑥亦常；由死而生，⑦幸也。故无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⑧〔有〕无所用而死者，亦謂之

- ①舊說，聖人心有七孔。②無所由而常生，謂不知生之所以生，泯其智識，任自然而生也。③由生而生，謂知生之所以生，循攝生之理而生也。雖終而不亡，謂雖終不免於死，而所以爲生之道常存也。常謂此常人之養生者也。④謂人生過事執着，役役無已，以至於死也。⑤謂由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雖生而常若無生者，則亦近於道者也。⑥謂由所以死而死，雖其自然之生未終，而即死也。⑦謂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死者。⑧无用而生，謂無所容心於生而生，即指上無所由而常生者。用道得終，謂用攝生之道而得終其天年，即指上由生而生者。

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①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②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③者，先辨淄澠④；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⑤者，則不反。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⑥，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⑦其徒曰：『所願知⑧也。』

①有依林說改「無」此句義與上句同。 ②隸，猶羣輩也。 ③爽，味覺錯亂也。 ④淄澠，二水名。——說符篇：「淄澠之合，易牙嘗之。」 ⑤至極也。 ⑥役，弟子也。 ⑦若，汝也。舞，玩弄也。奚若，猶言「何如」。 ⑧知，猶「聞」也。

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爲牢^{〔藉〕}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

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无相位[⊗]者，无能相使者。而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

⊖上養字讀去聲，音恙，卽「受人養」之「養」。下養讀如字。⊖藉依諸葛說改「籍」。籍與「策」、「箝」

「柵」並通。牢籍庖廚之物，謂無事則豢之牢柵，有事則藉充庖廚。⊖多機謂多機巧之人。⊗位與

「澄」古通，「澄」臨也。

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
堪^①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②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
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③退席曰：『善哉！
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

『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
死事之，^④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
爲。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鍾。』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
故名不出其一。』道家。^⑤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
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①堪與「勘」古通，刺也。 ②吾之力者，謂吾左右之力士。 ③長息，長太息也。 ④以死事之言師事
之，至其人之死日。 ⑤道依諸本改「家」。

中山公子牟者，^①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

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②漫衍而無家，^③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④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

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⑤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⑥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⑦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

①公子牟，文侯子，封於中山，因曰中山公子牟。 ②佞給而不中，謂雖才辯而不合於事理也。 ③漫衍而無家，謂泛濫而不主一家之學也。 ④韓檀卽桓團。——莊子：『桓團、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困。』與韓檀等肄之，謂與韓檀等共肄習其業也。 ⑤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爲龍弟子。』詒，誑也。 ⑥括，與『筈』通，矢末承絃處也。後鏃中前括，謂後矢之鏃中前矢之括也。 ⑦準，的也。

「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

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
○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
○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
③有指不至，
④有物不盡，
⑤有影不移，
⑥髮引千鈞，
⑦白馬非馬，
⑧孤犢未嘗有母，
⑨其負^⑩類反倫不可勝言也。」

○鈞後於前，言前後之矢力不相輕重也。○謂公子牟爲龍之徒弟，安得不強爲文飾其疎闕乎？
③有意不心，謂意雖爲心之所念，然既云意，卽非心矣。④有指不至，謂凡有所指，皆未至也；至，則無指矣。⑤有物不盡，若盡則非有也。⑥移則影變矣；新新相及，故不見其移也。⑦聚多髮而爲繩，可以引千鈞之重；然其所引，雖其中之一髮亦同爲之，故曰「髮引千鈞」也。⑧白以命色，馬以命形；形色二物也，安得而一之，故曰「白馬非馬」。⑨有母，則非孤犢；既謂之孤，則未嘗有母矣。⑩負，猶「背」也。

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
○夫无意則心同，○无指則皆至，
③盡物者常有，④影不移者，說在改也，
⑤髮引千鈞，勢至等也，
⑥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有母⑦非孤犢也。』

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於『馬』鳴皆條也，
⑧設令發於餘竅，⑨子亦將承之！』
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
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
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
堯乃微服游於康

○謂尤失反在子輿矣。 ○意未生時，人心皆同；意生而心異。 ○無所徧指，故無不至也。 ○常有

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滯有也。 ⑤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故不得謂移也。 ⑥勢至等，謂各髮

之爲引皆同也。 ⑦有母，依愈說增。 ⑧馬，依他本改『鳴』，鳴，卽辯也，罵之比於鳥語，故云『鳴』，言龍

之言無異於鳥獸之鳴，而子乃皆謂之有條貫也。 ⑨發於餘竅，謂屁也。

衢，①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②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關尹喜曰：『在己无居，③形物其箸；④其動若水，⑤其靜若鏡，其應若響。⑥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⑦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⑧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⑨唯默

①康衢，五達之衢也。②蒸，衆也。極，中也。帝，天也。③无居，無執着也。④形物其箸，謂道隨用而顯也。⑤其動若水，謂若水之順物而動也。⑥其應若響，謂若響之應而不自唱也。⑦視用目，聽用耳，形用力，智用心，皆與上文相應。⑧謂道隨所求而應，更無前後多少也。⑨謂有心求者自與道遠，非道遠之也；无心求者自與道近，非道近之也。

而得之，〔而〕性而成之。⊖者得之。知而亡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發无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而依俞說，據湯問篇，移「性」下。性而成之，謂儘天性之自然也。⊖爲依他本增。謂真知真能者，特知而忘情，能而不爲耳。若本无知，无能，則無異聚塊、積塵，雖無爲而非循於道也。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无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殷湯曰：『然則物无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无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无則无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无極之外，復无无極；无盡之中，復无无盡。⑤无極復无无極，无盡復无无盡，朕以是知其无極无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①夏革，湯大夫。——革，莊子作「棘」。②紀，序也。③朕，我也。④何以知之，謂不敢妄斷其有無也。⑤外中二字互文，不必拘其義。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④

『故大小相含，无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天地也，故无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⑤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⑥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⑦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

①齊，中也；齊州猶言『中國』。

②實，謂證之以實事也。

③猶是，一如此處也。

④爾雅：『九夷、八狄、

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秦遠、西邠國、南濮鈺、北祝栗，謂之

『四極』。』⑤謂縱有大於天地者，亦斷非耳目所能徧及。

⑥媧，音瓜；女媧氏，古皇也。

⑦鼇，巨龜

也。

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①短乎？有同異乎？」

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歸墟」，八「絃」^②絃九野^③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隣居焉。其上台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④；^⑤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⑥而五山之根無所連（箸）^⑦著，^⑧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⑨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

①修長也。 ②絃依諸本改「絃」，絃音橫，八絃，八極也。九野，八方與中央也。 ③縞，黑也。純，無雜色也。

④謂往來之神速。 ⑤箸，依諸本改「著」。 ⑥毒，病也。

命禹彊^①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②，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千，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③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阨^④侵小^⑤。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詵」，人長九寸。』

『荆之南有冥靈^⑥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⑦者，因

①大荒經曰：『北極之神名禹彊，靈龜爲之使也。』②番，音翻，更代也。迭爲三番，謂分三組，迭爲更代

也。③憑，讀爲「馮」。——方言：『馮，怒也。楚曰「馮」。』注：『馮，悲盛貌。』④阨，狹隘也。⑤小，「削」之借

字。⑥冥靈，木名。⑦蠓，蠓蚋，蚊蚋皆小飛蟲也。

雨而生，見陽而死。

『終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江浦之閒生麼①，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②方晝，拭眦楊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鯀俞、師曠③方夜，擗④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電霆之聲。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櫟」，⑤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

①夷堅古博物者志記也。 ②麼細小也。 ③離朱黃帝時明目者。子羽亦古之明目人。 ④擗音地；

鯀俞古之聰耳人。師曠晉平公樂師。 ⑤櫟音陽，與「摘」同。 ⑥櫟同「柚」。

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①而化爲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②則死矣，地氣然也。

『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无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一太形王屋二山，^③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④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⑤可乎？』雜^⑥然相許。其妻獻疑^⑦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⑧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⑨之

^①渡淮而北謂移植於淮北也。

^②汶即岷江，在蜀。

^③太形即太行。太行王屋二山，在今河南境。

^④懲苦也。

^⑤指猶「直」也。豫南豫州之南鄙。漢陰漢水之南，今湖北境。

^⑥雜猶「僉」也。
^⑦獻疑

設難也。

^⑧魁父小山名，在陳留縣。

^⑨淮南子：「東北得州曰「隱土」。」

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隣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①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②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③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孫無窮，匱^④也，而山不加增，何苦^⑤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操蛇之神聞之，^⑥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① 齠，音視，由乳齒變爲永久齒也。——說文：『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齠。』^② 惠，爲『慧』之借字。^③ 長息，猶言『太息』。^④ 匱，乏也。^⑤ 苦，猶『患』也。^⑥ 大荒經：『山海神皆執蛇。』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纈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无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

⊖隅谷又稱「虞淵」，舊說以爲日所入處。

⊖太歲，主歲之神也。

⊖謬，猶「誤」也。之，猶「至」也。

悉平，周以喬陟。①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甄）②，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③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④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⑤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⑥，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⑦，則飲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愒⑧，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⑨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

①喬，高也。陟，山之重隴也。

②甌，音擔。甄，依諸本改『甄』。甄，音槌。甌，甄，瓦瓶也。

③漢，音糞，山頂泉也。

④山上水流曰『埒』。

⑤札厲，疫死也。

⑥孳，生息也。阜，盛也。

⑦倦，與『倦』同。

⑧愒，同『愒』。

⑨

幾剋舉，謂殆將剋日舉行之其國也。

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①，盃庭，忠良滿朝，肆咤②則徒卒百萬，視撫③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北國之人鞞巾④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軼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⑤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⑥死，朽⑦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

①妖靡，美女也。

②肆爲「叱」音借字，叱咤怒聲也。

③視撫謂隨目所視而指麾之也。

④謂非朋

之所及知也。

⑤知猶「得」也，不可知之言不可得而往也。

⑥鞞巾，帕頭也。

⑦鮮，解也。

⑧親戚，

父母也。

⑨朽，讀爲「列」。

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之「登遐」，然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我○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⑤均髮均縣，輕重⑥而髮絕，髮不均也。⑦

○曰我依俞說增。○滄滄涼涼，天氣清寒貌。○探湯，謂如湯之沸也。○爲與「謂」古通。○連屬也；謂屬於有形之物。○縣同「懸」，謂髮力維均；以髮縣物，亦當取其輕重之均。○謂均則不絕；其絕者，輕重不均也。

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鉤，荆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④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⑤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⑥之弋也，弱弓纖繳，⑦乘風振之，連雙鶴⑧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⑨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釣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⑩奚事哉？』楚王曰：『善！』

○謂苟其均也，則其絕者必不絕矣。

○詹何，楚之善釣者。

○篠，小竹也。荆楚多斑竹，小如箭絲。

④汨，急流也。

⑤撓，屈也。

⑥且，音「苴」，蒲且子，古善弋射者。

⑦繳，音灼，繫矢繩也。

⑧鶴，鶴也。

也。⑨放，音昉，效也。

⑩亦讀為「又」。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詣扁鵲。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

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弦，○三年不成

○請，依俞說，改「詣」。詣，至也。扁鵲，姓秦，名越人，春秋時人，善醫，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

○柱，按也。鈞，調也。

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

无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摠〕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池暴洑。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摠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

①假，猶「待」也。謂姑少待，以觀日後之成績也。②向外第二絃爲商，應秋令而屬金音。南呂，八月律也。③摠，依諸本改「忽」。④謂琴音中有此意，非實有其事也；下同。⑤向外第三絃爲角，應春令，屬木音。夾鐘，二月律也。⑥向外第五絃爲羽，應冬令，屬水音。黃鐘，十一月律也。⑦向外第四絃爲徵，應夏令，屬火音。蕤賓，五月律也。⑧泛彈音最和暢，故感入之情如此。

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①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②鄒衍之吹律，^③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薛譚學謳於秦青，^④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⑤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⑥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⑦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

①微妙也。②清角，調名。師曠爲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

三奏之，裂帷幕，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見韓非子十過篇。

③鄒衍，戰國時齊人，爲燕昭王師。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煖之，而禾黍滋也。④薛譚，秦青，並秦國之善歌者。⑤匱，乏也。⑥櫛，棟也。⑦曼聲，聲長引也。

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①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姜元郁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

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①

①發猶「遺」也。

②謂一發音，則鍾子期已得其心，更於何處藏其聲也。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

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干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无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

○弇山，卽弇州之山。——見大荒西經。 ○謂中道有國，獻一工巧之人。 ○薦，讀爲「進」，下同。 ○日以俱來，謂別日以之俱來也。 ○能倡者，謂能爲俳優者也。 ○領，音欽，曲頤也。 ○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 ○諦料，仔細檢驗也。

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夫班輪[㊦]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

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

㊦班輪，即公輸般。

㊦彀弓，滿引而未發也。

㊦牽挺，織機上所以持綜，下連躡板，俯仰以爲經之開

合者。

昌以鼈^㊸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箛，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㊹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㊺之，而无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一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㊻汝

^㊸鼈，音毛，牛尾也。

^㊹窮，盡也。

^㊺扞，音汗，抵拒也。

^㊻二語見禮記學記篇。良弓，良弓工也。裘，讀爲

「鍊」，鍊，鑿屬，亦金工之易成者。謂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也。

先觀吾趣，^①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

秦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②履之而行，趣走往還，无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乎？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③齊輯乎轡銜之際，^④而急緩乎唇吻之和；^⑤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⑥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⑦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⑧所投无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

①趣行也。 ②計步而置，謂計足步之疏密而立其木也。 ③推於御，謂推此理焉，可以悟御法也。

④齊輯和柔而整飭也。轡，馬韉銜嚼口。 ⑤唇吻，謂馬之唇吻，爲嚼環所在。急緩乎唇吻之和，謂勒之

勿過急過緩，而得其中和也。 ⑥正度，正其六馭之法度。謂六馭之法度，先明正於臆胸，進退疾徐之

節乃應之於掌握也。 ⑦繩，準繩也。 ⑧古者天子駕六馬，二十四蹄，六馬之數也。

无餘轍；馬蹄之外可使无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一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刀，披胸受矢，銳鏑摧屈而體无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鷄○也。

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童子服之，

○夷，平坦也。○窮，謂盡於此也。識，音志，記也。○暱嫌，私恨也。○氣猛，謂膽壯也。形露，謂羸瘦也。計粒而食，食少也。順風而趨，謂在弱不能逆風行也。○痕撻，痕跡也。○鷄，音寇。幼鳥初生須哺者，曰『鷄』能自食者，曰『雛』。

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

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且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无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

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①齋七日，晏陰之間，④跪而受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①騞，音呼麥切，（尸×己）刀解物聲也。

②无施於事，無所用也。

③與讀爲「預」。

④說文「晏

天清也；晏陰之間，謂半晴半陰之間。

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方①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②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

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噓③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④。彼其厭⑤我哉！』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⑥火浣之布。⑦其劍長尺有咫，⑧練鋼赤刃，⑨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灰⑩。〕

①之，依彙函改『方』。②蚩，戲弄也。不知來丹揮劍，故以爲戲也。③噓，音益，咽喉也。④彊，音姜。支，彊手足彊直也。⑤厭，厭勝也。⑥河圖曰：『瀛州多積石，名『昆吾』，可爲劍。』⑦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火鼠，取其皮毛爲布，名曰『火浣』。』⑧咫，音止。八寸曰『咫』。⑨刃，刀劍鋒利處。⑩布，據孔濂子改『灰』。

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无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楊朱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况子孫乎？』

『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③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④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⑤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則己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

[○]楊朱，字子居，戰國時人。墨子載楊朱與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燋，同

『焦。』^③此爲難者之辭。^④謂不專美於己。^⑤謂死後，子孫亦唯管氏而已，無富貴之可言也。

實名賤，僞名貴。①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②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③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④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⑤十數年之中，適然⑥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⑦死

①六字依俞說增。實名謂不爲名而自至者，僞名謂爲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②省明也。③齊讀去聲，限也。④弭息也。⑤量計也，下同。⑥適然寬和貌。⑦規求也。

後之餘榮；偶偶^①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梏，何以異哉？^②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生^③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觀；^④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⑤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⑥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

① 偶偶，獨行無侶貌。 ② 異古「異」字。 ③ 身，依俞說改「生」。 ④ 觀，讀爲「勸」。 ⑤ 非所能，謂非人

力之所能爭。 ⑥ 謂皆同歸於自然。

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①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以放餓死；^②展季非亡情，矜貞之卸，以放寡宗；^③清貞之誤，善之若此！』^④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⑤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身，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①謂且圖生時之樂，何暇慮及死後也。

②卸，讀爲「尤」，過也；放，至也；下同。

③展季，卽柳下惠，名禽。

寡宗，謂寡其宗姓也。

④言清、貞之誤人，至於餓死與寡宗，而伯夷、展季之徒猶善爲之若此。

⑤殖，

貨殖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①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②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唯^③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④也。』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⑤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聽；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⑥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

①捐猶『棄』也。

②情，謂憐愛也。

③唯，依諸葛說增。

④明器，祭器也。

⑤闕，與『過』同。

⑥顛，鼻

審氣臭也。

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虛之「生」主。①去廢虛之主，熙熙②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虛之主，錄③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管夷吾願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④之矣。』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

①廢大也。生依他本及下文改「主」。②熙熙適情縱性貌。③錄檢束也。④進讀爲「盡」。

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鐘，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媼。者以盈之。方其聘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

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喬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喬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

① 委古「吝」字。 ② 媼同「媼」音綏，媼音惰，媼音媼，美好也。 ③ 聘同「耽」。 ④ 足音沮，益也。 ⑤ 娥姣亦爲美好也。 ⑥ 挑說文作「詵」相呼誘也。

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執○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

『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

○執同「熟」，執念深也。○別猶「辨」也。

子產忙然^①无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②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无不爲也，无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③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无不必致，「之」^④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无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⑤數，^⑥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⑦一國。待年六十，氣幹^⑧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也。

①忙然同「茫然」。

②世子孫也。

③偏邊也。

④之，依依說刪。

⑤往，依依說改「數」。

⑥幹，骨幹

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无藥石之儲；及其死也，无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①反其子孫之財焉。

禽骨釐^②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聚〕衆意所〔經〕驚^③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斲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
『以斲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④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

①賦而藏之言斂其資而葬之。

②禽骨釐墨子弟子。

③二字依他本改。

④更經歷也。

然！既生則廢^①而任之，究^②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③於盡，无不廢，无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④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⑤爲之乎？』楊子弗應。

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

①廢謂無所容心於其間。 ②究，盡也。 ③放，讀上聲，至也。 ④禹治水，受溼，病風痺，兩足不能相過，

後人謂之『禹步』。 ⑤假，設也；假濟，謂設有濟。

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

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①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②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暨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③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

①省，「審」之假字。

②老聃，關尹之教，貴身而賤物；大禹、墨翟之教，忘己而濟物。

③商鈞，舜長子。

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① 鯀治水土，績用不就，② 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③ 惟荒④ 土功，子產不字，⑤ 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絨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⑥ 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⑦ 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⑧ 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⑨ 削迹於衛，⑩ 窮於商，周，⑪ 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无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

① 天人言天下之人也。之，依諸葛說增。窮極也。毒害也。窮毒謂備受災害。② 績功也。就成也。③ 纂

繼也。纂業事讎，謂繼述先業以事殺父之讎也。④ 荒度也。⑤ 不字，謂不加撫字也。⑥ 邵諸書皆

作『召』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爽』。⑦ 誅兄，謂誅管、蔡放弟

謂囚霍叔。⑧ 危者，憾之於外懼者，惕之於內。⑨ 孔子與弟子習禮檀樹下，桓司馬惡而伐其樹。

——見家語。⑩ 削迹，言絕仕路也。⑪ 商、周、宋、魯也。

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

『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

○晏子春秋：『般之衰也，其王紂，作爲傾室、靈臺。』甘泉賦注：『桀作璇室，紂作傾宮。』
○史記評林考

要：『紂爲淫樂，以百二十日爲一夜，謂之「長夜飲。」』

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①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②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③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无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再④生之樂哉？』

①極至也。②黃鐘大呂俱律名。——黃鐘正宮之音，大呂正商之音，煩讀爲「繁」。③覺音教，寤也。

④何據彙函，改「再」。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從利逃害，⊖无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

⊖肖，似也。謂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

⊖逃利害，依諸葛說改「從利逃害」。

⊖不，依俞說改「而」。

⊗言以物爲我有，以身爲我有，是卽橫逆私有天下之身物也。

⊕至至，言至此至矣，極矣，不可加也。

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①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周諺曰：「田父可坐殺。」^②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糞，自以味之極；肌肉蠱厚，筋節隳急；^③一朝處以柔毛絺^④，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瘡^⑤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⑥，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有廣夏^⑦。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煊，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

① 遁人，謂遠遁自然之人。 ② 言田父不能使之閑坐不事事也。 ③ 隳，又作「隳」，音拳，亦急貌。 ④ 絺，音題，厚縲也。 ⑤ 瘡，音淵，煩鬱也。 ⑥ 緼，音費，亂麻也。 ⑦ 夏，同「廈」。

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无厭之性；无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鬻子曰：「去名者无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戎菽，大菽也。甘泉，好麻子也。莖芹，爲芹之一種。萍子，亦菜類。鄉豪，里之貴者也。

○蜚，音誓，螫也。慘，

痛也。

○賓，外也。

說符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子願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茲王；桀

○度，尺度也。稽，考也。言以身以爲度而稽考於人也。

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令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无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

一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

○道，由也。謂既明稽度之理，而復不由之以行也。○有炎，卽大庭氏。——見莊子。○問，猶『學』也。

○言今得汝問而語之，幸矣。○彊食，爭而食也。靡，共也。靡角，謂相角勝也。

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
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
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矣〕失。』而
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
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二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

○班與「斑」通。斑，白髮黑白相半也。矣，依諸本改「失」。言班白之人，色力不盛，方可以語於道也。○
鋒，葉之有鋒稜也。殺，裁剪減削處也。柯，亦莖也。毫芒，文理也。繁澤，緻密光澤也。

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遇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室)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言以其巧食宋國之祿也。 ○遺，音欲類切(ㄨㄣˋ)，餽也。 ○望，怨也。 ○室，依諸本改「至」。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謂〕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

孟氏之一子之秦，以〔愆〕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家〕安之道。〔者〕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州〕別之而還諸魯。

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

○謂依諸本改『請』。 ○愆，依諸本改『術』。 ○宮，謂處以宮刑也。放，逐也。 ○叩，曾悲憤而自椎其胸也。讓，責也。

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①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

孟氏父子舍然^②，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③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④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晉國苦盜。有邴雍者，能視盜之眼，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

①不依諸本增。

②舍然猶言「釋然」。

③私家母家也。

④寤讀爲「悟」。

百无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
文子曰：『吾君恃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邲雍必不得其死焉。』

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竊者，邲雍也，遂共盜而〔殘〕戕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邲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君欲无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㊀之。孔子使人並^㊁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

㊀殘據羣書治要，改『戕』。

㊁厲，涉水也。——詩：『深則厲，淺則揭。』

㊂並，音步浪切，依傍也。

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

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

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

○二字依俞說刪。

○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

○微言，隱語也。白公欲爲亂而不敢

顯言，以求決於孔子。孔子知其意，故不答之。○石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答以善沒者

能得之，以明事之不可隱也。○淄澠，二水名。易牙，事齊桓公，以知味名。此句意義，與上句同。○故

讀爲「固」。

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

白公不得己也，遂死於浴室。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

○言其勢使然也。○已，依俞說改「也」，不得，不悟也。謂白公不悟其言，遂便作亂，故及於難。○翟，鮮虞也。○左人、中人，二邑名。○遽人，郵卒也。謁，告也。○大，謂潮水大也。○飄風，暴起之風也。○施，善也。言己之德行，無以善其積累。

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

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

[⊖]勁力也，拓舉也，關橫持門戶之木也。

其後楚攻宋國，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①

宋有蘭子者，^②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③並趨並馳。^④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又有蘭子又能燕戲^⑤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无庸，^⑥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戮^⑦之，經月乃放。

①此段蓋言禍福相倚。 ②蘭同「闌」，妄也；蘭子謂以技妄遊者。 ③雙枝，雙木也。脛同「脛」，以雙枝屬脛，即今人所爲接脚之戲也。 ④並猶「且」也。 ⑤燕戲，戲之一種，謂其戲輕疾如燕也。 ⑥庸同「用」。 ⑦戮，罰辱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

「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采薪〔菜〕者，有九方臯，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謂〕請見之。」

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

○伯樂古之善相馬者。○姓生也。——昭四年左傳「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問其所生之子，有能繼其相馬之職否也。○謂可以形容筋骨取者，乃普通之良馬；若傑出於天下之馬，則不可以形跡求也。○蹶同「轍」，絕塵弭蹶，極言其迅速也。○纆，繩索也。采薪，據淮南子改「采薪」。○比發語辭。——孟子「比天之所以與我者」。○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己，謂依他本改「請」。

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④曰：「人有二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

○言此所以勝臣千萬倍而不止也。○在讀爲「察」。——舜典「在璿璣玉衡」禮記「在視寒暄之節」在「並讀「察」。○言臯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貴於相馬者。○狐丘地名。丈人，老者之稱。孫叔敖，楚之賢相。

『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遠。』逮之。

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依他本改。

○亟音去更切，(く)頻數也。

○爲猶『如』也。

○利地美地也。

○寢丘之名，似

言『葬地』故曰『甚惡』。

○謂楚人信鬼而越人信禳祥也。

牛缺者，上地^①之大儒也，下之邯鄲^②。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歎然，无憂忤^③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④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便〕^⑤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

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闕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⑥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箸^⑦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

①上地指三晉間之高地。 ②上地高而邯鄲卑，故曰『下』之往也。邯鄲音寒單，戰國時趙都。 ③忤同『吝』。 ④上所養指衣食財貨等所以養生之物，下所養身也。 ⑤便依他本改『使』，使以我爲言，假使以究治我等爲事也。 ⑥不如與盜爭不勝也。請物請返其所劫之物也。 ⑦迹爲盜之形迹也。箸同『著』。

害其黨四五人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无量，財貨无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檣〕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

○牛缺以無吝招患，燕人假有惜受禍，以明安危之不可預圖也。

○營，亦量也。

○擊打也；韋昭博

奕論曰：『設木而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碁十

二，故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瓊髮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

四面爲眼，亦名爲「齒」。二人互擲采行。碁碁行到處，卽豎之，名爲「曉碁」。卽入水食魚——亦名「牽

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

也。○四明瓊卽瓊，今骰子之類，用以擲采。張中，張其具，以射中否爲勝負也。○反同「翻」。檣，依裴駘

說刪。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

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无以立。○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

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立」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曰：「三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曰：「嘻！汝非盜邪？胡爲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逐伏而死。

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慍，勇也。

○爲語助詞，無意義。

○等倫，同黨之人。

○狐父，地名。立，依諸本及下文，改「丘」。

○

饋，同「哺」，以食食人也。

○歐，與「嘔」通。喀，音客喀喀，嘔吐聲。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无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

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慙以忘其身者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自以爲君之不知己而退隱於海上也。 ⊖言吾今能死其難，是足證莒敖公之果不知我也。 ⊖

請，古與「情」通。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

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①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

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②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③以爲孰是孰非？」

①進讀爲「盡」 ②徒猶羣也 ③若猶「汝」也

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
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楊朱之弟〔由〕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无怪哉？』[⊖]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

⊖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與此意同。

⊖况，譬也；言不悟先生譬喻之意。

⊖此言己身變異，

招人非議，不內求諸己而厚責於人，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

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①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

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

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无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②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③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无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

^①捷，速也。使者之行不速，遂不及見其人也。
^②決，「訣」同，方術要法也。
^③謂其子但記其父之言，而不能行其術也。

哉？』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日，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

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无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

○簡子，即趙簡子，名鞅。邯鄲，簡子食邑。

○言生者不敵死者之多。

○祖，送行之祭也。

○響，空谷

之應聲。

○與於食客之坐次也。

○謂君言不然。

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嗜^①膚，虎狼食肉，「非」豈^②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③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④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⑤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①嗜，音塔，又音慘，齧也。②非，依林說改「豈」。③亟，頻數也。④行乞猶不以爲辱，豈以從馬醫爲恥辱言人一處極地，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矣。⑤遺契，遺失之契據，密數也。齒，契上所載名物之數也。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人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人有亡鈇者，意①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扣②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③

白公勝慮亂，④罷朝而立，倒杖策，鑿⑤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

①鈇，鉞也。意，『臆』通，以己胸臆疑之也。②扣，古『掘』字。③此言意念所偏，則所見聞，均隨之而轉

變也。④慮，猶度也；籌度將如何作亂也。⑤鑿，首，杖端尖銳處也。

之曰：『頭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箸，其行，足躓株埒，○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躓音致，礙也。埒同『坎』。